



# 温暖的“四个兜”

□吴兴华

又开始按部就班策划今年“八一”建军节宣传报道的事,记忆的闸门又徐徐打开,37年前那些温暖时光又重现在眼前。

八二年初夏的一个星期日上午,我趁着营首长回团部家属院要礼拜天的空闲,邀约了一起入伍的几个老乡,到繁华的汉阴县城去逛一逛,看一场火爆的《少林寺》电影,顺便寄封家书向父母报报平安,买些牙膏之类的生活用品。

接到团部卫生队的老乡,便向大门岗哨走去,恰遇从县城回家的王工程师眼尖,一下子认出刚分配到营部不久的我,便微笑着对我说:“小吴,你到县城去玩吗?这几天军容风纪纠察得严,来,把我的军装穿上。”我还在犹豫的间隙,王工已经脱下了他的军衣,递到了我的手上。我拿着军衣,感觉十分的沉重,怯生生对他说:“王工,我一个新战士,穿四个兜的干部军装不合适吧?”王工和颜悦色告诉我:“没啥事小吴,你只管穿着吧!但你要记住,凡是到团里和县城,不能穿自己买的短袖衫。你把我军装穿回营部吧,到营部给我就可以!”告别了

王工,感觉王工和蔼可亲,我没有了胆怯。

刚走到岗哨大门出口,我遇到了尴尬。旁边持枪立正的哨兵,跨步前一个标准的军礼,“首长好!”那一刻,我无地自容,恨不得地下有条缝隙钻下去,只得红着脸向哨兵回了一个军礼,心里却七上八下打着鼓,脸上一阵发烧,跟着老乡快步向县城方向奔去。路上,老乡们七嘴八舌调笑我,说我混得不错,当通讯员人缘好,连正营级的王工程师都主动把军衣脱下来让我穿。

在县城,我的回头率最高。有年长的老人望着我在比划着说些什么,我猜测在议论我“年轻有为”,年纪轻轻就穿上了“四个兜”!也有一双双年轻姑娘火辣辣的眼睛,毫不避讳的盯着我,从山沟沟里刚出道的我脸皮薄,埋着头只顾往前走,无暇顾及县城里最美的风景,跟着嘻嘻哈哈的同乡走进了电影院。

星期一上班,王工程师拿走了属于他的“四个兜”军装。他是二营基建工程的主心骨,肩负着四个工程连队的技术保障。一次随王副营长到七连

检查施工进度,走在前面的王副营长眼看被一节突然倾斜的木桩砸伤,被我及时发现推开了王副营长,自己挡住了木桩,右脚背却被木棒砸中。我忍不住疼痛,“啊”了一声吼了起来!这时,后面的王工程师赶紧搬开木棒,轻轻解下鞋带,脱下我那脚气熏天的胶鞋,慢慢褪去带血的棉袜,只见脚背脚趾被砸伤,流着殷红的鲜血。王工二话没说,把我背起送到了团部卫生队。

王工星期天只要回到团部家属院,就把家里煮的鸡汤拿来犒劳我,让十八岁的我鼻子直发酸,在部队也能感受到父母不在身边,却有亲人般照顾的温暖待遇。

尽管我服役三年没有穿上“四个兜”,可王工的“四个兜”军装的温暖一直暖在身上。而我却是那样的粗心,那样的混蛋,记忆被狗吃了,至今只记住了王工程师的职务,而没有记住王老真实的大名,心里在纠结着……

这一刻想起王老温暖的“四个兜”,又让我重返回了十八岁,仿佛站在“八一”军旗下,穿着“四个兜”的绿军装,紧握钢枪,朝着中国梦大踏步前行。

# 乡村煤油灯

□张浩宗

母亲总是固执地一直住在乡下,每次接母亲来城里居住,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了。她说,我在乡下住惯了,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其实,我知道,母亲是离不开土地和庄稼,缺少了乡间的袅袅炊烟,鸡鸣犬吠,鸟雀啼鸣和泥土气息就像要了她的命一样。

母亲晃悠悠的身影像从前的煤油灯发出的光亮,摇曳着我的记忆。

煤油灯,乡里人用来照明以驱散黑暗的一种必备生活用品。在我的记忆中,我们家用过墨水瓶灯、罩子灯和马灯。罩子灯和马灯很贵,得花钱到街上去买,它们的优点是能遮风挡雨,父亲母亲只是在晚间赶路或去水井担水、去猪圈喂猪时才会使用。而瓶子灯却是我们家经常用的,自己就能制造,既经济又实惠。一个废旧的墨水瓶或路上拾到的西药玻璃瓶,在它们的盖子上垫着一圈或圆或方的铁片,然后在瓶盖和铁片中间钻个小孔,再将用铁皮裹成的小筒穿在盖眼里,最后才将棉花或旧棉布条搓成的捻子浸透煤油,穿过小筒,上端留一小截作芯子,后端那段长长的尾巴就沉入瓶子内,倒进煤油,让瓶内的捻子整个浸泡在煤油里,拧紧瓶盖,一盏简易的煤油灯就做好了。到了晚上,用火柴或火儿坑里的火苗点上,煤油就会顺着捻子爬上来,引燃灯芯,光亮就装满了整个屋子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正是青黄不接的年月,我们家穷得叮当响,哪去找多余的钱买足够的煤油呢?夜幕合合的时候,母亲从地里慌慌归来,麻利地收拾晚餐,一阵熟悉的锅碗瓢盆

碰撞之后,一家大小聚在一起围桌用餐,只有在这一刻,母亲才点亮煤油灯,还将灯芯拔得很小很小。

晚餐散罢,母亲又赶紧刷洗完锅碗,然后便赶紧催我做作业。母亲将挂在墙上的煤油灯取下放在饭桌上,将我的书本照得透亮透亮。母亲一边纳针线活儿,一边守在我的身旁,直到我做完作业。这时候,我总忘不了借着煤油灯的亮光,将我用手势变换出的各种动物形状映在墙壁上,或飞或蹲或躺或跑或爬,惬意极了,我正偷着乐呢,往往还没尽兴,母亲便会温柔地挖我一眼,立马“呼呼”吹灭了灯光。

“娃呀,趁我煮猪猪,快用火钳在火儿坑里练习写字,你舅小时候就是这样练的,他的字写得真好!”

火儿坑里的火燃得旺旺的,我一边在柴灰上写写画画,一边竖起耳朵听父亲母亲拉家常,唠唠叨叨中,柴米油盐、春夏秋冬、二十四节气的农事伴随着柴火吱吱作响的噼啪声,他们的对话便夹满了农历的每一行字迹、每一次记录、每一个图标、每一张页码。

我看见,父亲母亲的额纹更深了,鱼尾纹更重了。而在他们满怀憧憬的话语中,我却感到他们离未来、幸福、希望和期许更近了。

没有煤油灯的夜晚是安静、寂寞而漫长的。话语是灯,把农家小院照得明明亮亮。

有一年冬天,雪偏偏倒地地飘,风呼呼啦啦地吹。天擦黑的时候,么舅从山那边摸黑来我家。么舅知道我

家收成看好,他是来借粮的。母亲极为慷慨,为么舅准备了一大袋粮食。

么舅的眼里很湿润。那一夜,母亲拨弄着煤油灯,将灯芯挑得很长,屋子里的光亮晃人眼球,我第一次清晰地看见了夜晚里油灯下父亲母亲和么舅的面庞,煤油灯在他们的摆谈中一直亮到很晚很晚。

么舅很少说话,总是低头听母亲的絮叨。“唉,兄弟,你就别自个儿在心里憋屈了,谁没有过短缺的时候呢?往后有啥难处给个话儿就是了!别老念叨还粮的事儿……”母亲说。

我睡在床上,却怎么也睡不着。

啦啦,啦啦,啦啦……么舅和父亲吧嗒烟叶的声音穿过无边的旷野,融进茫茫的暗夜中。

那年那月,在乡间稀罕的煤油是乡亲们用苦胆与胃搓出的汁液,弥足珍贵,他们小心惜用,点亮了多少人的期盼与等待,落寞与期许!

转眼几十年过去了,我的家已搬进了城里,住进了宽敞的、装修了的房子,煤油灯与我早已渐行渐远,迢迢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,即使偶尔停电,也是用蜡烛替代照明;我家还添置了各种现代化家用电器,洗衣机、抽油烟机、热水器、电冰箱、电磁炉、电饭褒、电脑、音箱、DVD一应俱全,但我时常怀念那一段清苦的岁月,那盏煤油灯发出的幽幽光亮,如同母亲守望乡村的目光,总是微笑着看我,一直看进我的心里,瞩望我一生一世。

如今,透过沧桑与苦涩,煤油灯的光亮依然闪现在我的眼前。

# 擦鞋的大姐

□王兴寨

在我居住的楼下,每天都能够看见一位擦鞋的中年妇女。一把陈旧的藤椅和一个袋子,袋子里面装着黑黄白三色的鞋油,以及鞋刷、亮油、鞋蜡、绸布、水、鞋踏等,就构成了她谋生的全部工具。她有一手漂亮的擦鞋手艺。对着路人,她总是放开嗓门吆喝着:“老板,擦皮鞋嘞!”有顾客光顾的时候,她笑得合不拢嘴,没有生意时,她便打量着路过的人群,苦闷地等待生意的到来。

记得我第一次到她那儿擦皮鞋的情形,开始并没有注意她,只是她擦鞋那娴熟的技术、低廉的收费,还有那弯着腰的特殊身形,让我对她有了一点点印象。于是我坐下来,仔细打量着她:四十开外,微胖,很健康的肤色,穿得很朴实但又十分得体。她擦皮鞋很细致:先将牙刷用水润湿,在鞋面与鞋底交界处刷一圈;然后用潮湿的抹布从前至后,由上到下把整个鞋面抹一遍;接着挤出约一厘米长的黑色鞋油和一厘米长的白色鞋油,用鞋刷把它们搅匀,从头至尾擦将开来;再用同样方法擦另外一只;而后拿出一块布用力地拍打先擦好的皮鞋,跟着她的节拍,皮鞋越变越光亮。她动作非常娴熟,我简直看得目瞪口呆。几分钟后,皮鞋擦完了。我拿出两元钱,恭恭敬敬地递给了她。我穿着锃亮的皮鞋,开心地来回走了两步,而她额头却渗出了细细的汗珠。她微笑着说:“谢谢!”

后来在更多次的擦皮鞋接触中,知道她的老公去世得早,留下了一对儿女与年迈的公公。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妇女,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为公公和子女撑起了一个温馨的家,不得不了解她故事的人顿生同情。

“我也是自尊心极强的人,知道很多人看不起擦鞋的,但是一想到小孩,就想多擦几双鞋,多赚几块钱,给我的儿子女儿凑学费。”她谈起自己最大的愿望,“现在希望儿女能用功读书,将来大学毕业能够有一份好工作,我这一辈子就知足了,也就对得起我那死去的男人。”我和老婆知道她的家境不是太好,因此她对都格外关心。仅靠擦皮鞋的收入供养着公公和上学的儿女,可以想象得出她家境的艰难。所以我们在擦鞋的时候,都不讲价而且还多给她钱。久而久之,只要她有印象的,认识的,谁找她做什么,她却都不收钱了,而且每次拿回的鞋,都擦得锃亮。这样一来,我们更过意不去,就想了个办法,有时中午回家给她用一个盒子装一份饭送给她。

有一天,周围一位邻居告诉我,那位擦鞋的人要走了。“她的女儿已经签了份好工作,要把她接到她女儿那儿去,请我们帮助她买一张去广州的车票。”听到这个话后,我的心往下一沉,一种难舍之情油然而生。虽然平时与她的关系谈不上密切,但知道她要走了,不免生出一种伤感。

她要远行了,我还是给她告个别吧,给她一些祝福。于是我和老婆晚饭后,来到她居住的出租房里,这个平时看起来很坚强的妇女哭了。她说:“这些年来,我与你们处得非常和谐,我遇到好人了。现在孩子在外面有了好工作,让我过去帮点忙,我不能不去。这一走,我也有好多留恋和舍不得。我走了以后,会和你们取得联系的,你们也是我的恩人。”说完,我和老婆的眼角里都泛出了泪花。

在回来的路上,我想,离别为什么这样感伤呢?也许是因为心底点滴的温情汇聚得太浓厚了吧!真心祝福这位大姐从此过上舒心的日子。